



夕花朝拾>>>

老屋

□丁丽君

一直遗憾,当初只顾沉溺于别的乐趣,或者根本就没想到现在会有这般懊悔,没有为曾经安放过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情怀的老屋以及老屋周围的田野草木,留下永久的相片。

老屋离我现在的住处并不远,开车过去,不过20分钟的路程。但是在多年前,老屋就已拆迁。老屋周边的所有旧式农舍,都已经化零为整,成为漂亮的厂区。一次,载着母亲经过那里时,母亲指着一排杉树说:“那些杉树,就是咱家原来屋后的几棵。”母亲的视力,自从动过两次大手术之后衰退很多,看电视久了就会觉得非常吃力,她却能在经过老屋旧址时,准确地分辨出曾经属于我们的那些杉树。而我,再次独自经过那里时,因为匆匆而过,竟然连杉树的影子都没看到。

春天的杉树是非常漂亮的。每当它们吐出尖尖新叶的时候,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凝神观望。而这些杉树的前面,就是我们曾经容身的老屋。老屋原来只有两间面西的瓦房。南边的那间做厨房,一半安放生火做饭的灶头,一半安放吃饭的木桌木椅,其他零零碎碎的,被妥善地安置在各个角落。

另一间瓦房,被隔成前后两小间,前面一间是我们子女睡觉和写作业的地方,后面一间便是父母的卧室了。那时候我大概只有两岁吧,所以跟母亲睡的时候居多。父亲在城里工作,每个星期只有一天回乡下。关于那两间瓦房的记忆,其实是从父母第一次造新房开始的。就在两间瓦房的北侧,父母打算造两间新的更大的瓦房。有个下着毛毛细雨的傍晚,也就六七点钟的样子,天已经大黑,估计是深秋了,我们老屋门前的场地上开来了一辆大卡车。父亲是市区一家建筑工程队的工人,几个跟我父亲一般装束的人,纷纷从大卡车上跳下来。还没喝半碗茶,他们就在雨中从大卡车上往下搬木梁,木板之类造房子用的东西,整齐地堆在场地的一侧。母亲告诉我们:要盖新房子了。

花了几个星期日,父亲在同事们的帮助下,终于盖起了新房子。马上,我们就搬进新房子里去了,只有一些杂物,还堆放在两间老房子里。新房子东面的一间是我们子女的卧室,里面放着一大一小两张床,大的姐姐睡,小的哥哥睡。姐姐睡的大床,是很破旧很老式的木板床,虽然破旧,但还是引来哥哥的羡慕,因为哥哥睡的小床,床架子是铁的,床垫上勉强连接着一些铁皮条,一坐就下陷,睡在上面会清楚地感觉到铁皮条划分出的方块。我是没有单独的床的,便经常跟母亲睡在另一间房子里。周末了,听到父亲的自行车铃声响在门外,我就赶紧爬起来睡到姐姐那里去。后来姐姐出嫁了,哥哥得到了睡大床的权利,我才有了一个独立的床。

夏天的乡村,蚊虫很多,小床上也支起了蚊帐。合起蚊帐,床就是我的自由天地,一个不被人打扰的任我遐想的空间。

我家第二次盖新房,是因为哥哥要结婚。这次,有在另一个建筑公司担任支队长的姨父帮忙,还有姐夫的参与,所以造新房就特别快。

第三次建新房,原因非常简单。因为我家东面的煤屑路修成了水泥路,成了我们村的交通要道。哥哥说要在路边搭间房子开个小店。于是,一间平房很快建成了,小店也很快开起来了。原本独门独户比较清静的家,随着出出进进的人增多而热闹起来。

可不久,父亲生病了,去医院一查,已是肺癌晚期,一个月不到,父亲就过世了。家里没有了父亲,就没有了粉刷墙壁和家具的人,渐渐地,母亲住的屋变得越来越陈旧,斑驳的墙体和褪色的家具,一切都显得暗淡无光了。又不久,随着高科技园区的建设,老屋所在地成了率先被开发的地区之一。

我的老屋,没有留下一张照片,没有一件属于我的遗留物品,唯有记忆,还能让我不断地缅怀。

阅古心绪>>>



莘莘学子读书累了,看着这个吕不韦墓,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呢?或许刻在碑后的“增损一字予千金”,对后人还有所启迪吧。

何必再给自己加道索

□庄学

吕不韦踏入政界之前,是个精明的企业家,这辈子做成了一生最得意的一桩生意:一掷千金,使子楚成了国君,从而获得了秦国的半壁江山。

在吕不韦决心做这桩生意的时候,子楚踏上了由吕不韦用金钱铺就的通往权利顶峰的道路。这个时候的子楚必须得表示点什么,表示什么呢?权利和物质的回报是最为现实的了。于是子楚顿首并承诺:如果有当了国君的那一天,“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”。这一“共”,就“共”成了一桩“一本”万利——不!是一本“本”而说不清利的大生意,堪称大手笔!

子楚成为国君后,吕不韦也弃商从政做了丞相,封文信侯,食洛阳十万户,号“仲父”,几年工夫便家僮万人,养食客三千。其资产有多少,你可以去想象,平时做生意能做到这个份儿上吗?

“如今步其后尘者,不乏其人哩。”朋友说这话的时候,正是阳光明媚的春天,与我一同伫立于偃师市南蔡庄一高中校园内的吕不韦墓前。

历史上曾发生的事,如今社会也不鲜见。身处政界的朋友说,也曾有人拎了数十万块钱让他作为“活动活动”的费用,但朋友不敢接。生意场上的人讲究的是投入与回报,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。当你用他的钱谋到了那

个职位,你就得回报,就得昧着良心用那个职位所获取的权利来“还本付息”。朋友知道,到那个时候再想保全自我就很难了,就会不由自主地被人牵着鼻子走,欲罢而不能。朋友想清楚了,就婉拒了这桩“买卖”。

朋友说,本来世俗对我们的束缚就很多了,何必再给自己加一道牵着走你的绳索呢?!

朋友是聪明的。人活一世,草木一秋,虽短暂但也欲望多多,对情感的欲望,对物质的欲望,对控制的欲望……无休止的欲望就仿佛一道道绳索,把人困在欲望之海挣扎,有人在欲望面前失却了自我,有人失却了自由的思想,如果让别人的金钱再束缚我们仅有的一点自由,岂不悲哉!

阳光下的吕不韦墓被历史风雨侵蚀得只有十数米方圆了,而吕不韦墓曾经气势恢宏,即使在清末民初的时候,墓顶上也是盖了三四排教舍的。我们从踏出的小径登上墓顶想寻觅一点历史的沧桑痕迹,可一切都荡然无存,只有草木葳蕤虬枝劲干。

如今,吕不韦墓连同新立的一通碑,一起成为这个环境整洁充满生气的校园的一部分。四周芳草萋萋,间或有学生在这里读书或散步。莘莘学子读书累了,看着这个吕不韦墓,会产生什么样的想法呢?或许刻在碑后的“增损一字予千金”,对后人还有所启迪吧。

生活手记>>>



先生拿在手中,端详了半天,啧啧夸赞。我站在一地碎屑中,抿嘴微笑,恍若自己成了缩风髻着裙裾的古代妇人。

香包

□李群娟

女红之中,我偏爱刺绣。那由指下而生的花朵与绣花的女子,皆是能够入画的事物。有位姐姐,肤白貌美,丈夫远行,她和女儿守家,一年工夫,用十字绣把慢的时光织成了一幅牡丹图,令我不由得想起“静女其姝”这句诗。除此之外,我还喜欢手工缝补,“临行密密缝”,缝进勤快,也织入爱意,除却巧思,还多一分俭朴持家,现世安稳的贤良。这两项,皆是具有中国古典风格的劳作。

指若兰花拈起一枚银针,对着白炽灯纫上红线,轻轻一扯,顺手打了结。将一块水红色的绸缎拿在手中,针脚平整地一针扣一针穿插,一会儿工夫,一个长三四寸、宽寸许的小口袋就露雏形。用指甲刮平布边,翻至正面,装进薰衣草干花,再把开口处用小针脚封好,托在手心里,鼓鼓的像一个微型枕头,大约童话里的拇指姑娘可以枕得,再闭上眼睛徐徐轻嗅,馨香扑入肺腑,顿觉误入了普罗旺斯的紫色田野。

再去翻找,竟于针线盒深处扒出一条朱红丝穗,大喜,遂将其缝缀于“小枕头”的右

下角。那摇曳顺垂的流苏,马上平添古雅之意。仍不甘心,比划半天,又找出一块杏黄色薄绸(过年时从礼盒里抽出的那种),用圆珠笔在背面画上一大一小两朵五瓣梅,小心剪下,叠在一起,缀于香包的左上方。这黄色梅花,与右下角束流苏的金线颜色恰好呼应,于是,一个简单且香艳的香包就做好了。

最近先生夜晚睡觉不够沉酣,晚上逛超市时,看到茶柜上有薰衣草卖,突然想起有朋友提过母亲为他做香包助眠之事,遂拿起一袋。回到家中,趁他们在看电视,我贤惠地翻遍抽屉,找出布头来,剪剪缝缝,即兴创作了一个香包。

先生拿在手中,端详了半天,啧啧夸赞。我站在一地碎屑中,抿嘴微笑,恍若自己成了缩风髻着裙裾的古代妇人。

整个夜晚因为一室紫色香气的催生,做的都是好梦,也激起了我继续创作的热情。第二天从父母问到兄弟姊妹,竟无人有失眠迹象,令我发怀古之幽思的手艺无用武之处。

若有所思>>>



它们以为春天真的来了,冒冒失失地从远方飞来,未承想迎接它们的是凄风苦雨,只好暂借屋檐,等待时机。

借一下别人的屋檐

□范方启

开放式办公楼的走廊上,不可思议地出现了鸟粪,密密麻麻地一字排开,像是谁在搞恶作剧。偶尔有一两只鸟儿飞进来,留下一些属于它们的生活垃圾,这种可能不是没有,如此之多并排成队伍的,见所未见。一抬头,谜底总算揭开了,原来是头顶上的绳子,一群群的鸟儿挤在上面,时间一长,便有了走廊上的“杰作”。

鸟儿本该在树林里筑巢安家,为何跑到这办公楼的绳子上了?其实这怨不得鸟儿,要怪也只能怪这鬼天气,连续的阴雨,耽误了鸟儿到林子中去筑巢,它们以为春天真的来了,冒冒失失地从远方飞来,未承想迎接它们的是凄风苦雨,只好暂借屋檐,等待时机。

春天总会来的,不会因为风雨而继续躺在冬天的怀抱。冰封的河会开化,被雪覆盖的大地会重新冒出尖尖的草芽。而人的春天,所有人的春天都会回来吗?就在刚刚过

去的这个冬天,我的一位可敬的长者,静静地合上了他的眼睛。他不会和小草一起复苏,他不会再有春天了。这个冬天,我也大病了一场,可我到底还是抓住了眼前的春天,继续看花开花落,继续听鸟语莺歌。

人和鸟毕竟有相似之处,在生命的旅程中,都会遇到不可预料的风霜雨雪。风雨之中,鸟儿暂时没有自己的家,它们便借用了别人的屋檐。你说,这是智者的等待还是弱者的退却?

冬天,对于有些人来说,可能就遭遇了无法预料的“寒流”。我的一位朋友,长达十几年的苦心经营,差不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。他万念俱灰,没日没夜地酗酒。记得我当时对他说,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。他哭了。此刻,我真的该将朋友叫来,让他看看这些遭遇风雨的鸟儿,没有自己的巢,它们借用别人的屋檐,也会躲过风雨,总有重返蓝天那一天的。